

孤島閒書

真理窟

一個報館主筆征服老闊的趣劇

附錄俄國特列夫著名“謊”



第六回

英國

百

郭一定譯★新閒書

孤 島 閒 書

第 六 回

英國 Philip Gibbs 原著
郭 定 一 譯

眞 理 篇

新 閒 書 社 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月初版

孤島閒書 真理窟一冊
第六回

零售每冊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預定 兩個月一輯六回大洋一元
半年三輯十八回大洋二元七角

原著者 英國 Philip Gibbs

翻譯者 郭 定 一

發行者 新 聞 書 社

上海環龍路三四二弄六號
電話七四八九一

本埠電話定書及零購專差遞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聽我說，父親，我在這種有毒的地方再也登不下去了。我是要走了！」
你這幾句氣憤的話，是在每日新聞的編輯室裏說的，說話的人是一個青年，面孔長得頗好，只不過有幾點雀斑，頭上堆着一蓬紅如火焰的頭髮。

在這間編輯室裏，除開編輯先生一人之外，沒有一個人有說這樣氣憤話的權利，也照例沒有一個人有說這樣氣憤話的意向。當時那位編輯先生仰在一張雕花靠背的椅子上，面前放着一張假古董的大書桌子，聳豎着一雙眉毛，一張形容枯槁的面孔上裝着一種異樣的苦笑。

這位每日新聞的主幹編輯陶愛華向來是不大肯動怒的；他用不着粗聲粗氣，用不着拍桌大罵，只消一些兒冷言冷語，就已儘夠嚇壞他手下的幹部。他自己

的兒子法蘭克，名義上是個副編輯，可是常常要跟老頭子鬧彊扭，現在竟明白對他宣言不幹的決心，陶愛華心裏雖然十分懷惱，却仍舊並不動怒，只不過有一點兒微紅的顏色，從他頸梗上爬到耳朵尖罷了。

他平心靜氣的回答着他，而聲音之間却帶着一種鋒利的芒刺：「你把門關上好不好，倘使你真個要跟我鬥氣的話？」

原來他這兒子自從參加大戰回來，已經由一個孩子變成了一個大人，性情也大大的改變，頗有點神經質似的，說話總沒有好聲好氣，彷彿裝着滿肚子的胡思亂想，老說不耐煩過室內的生活，不耐煩做這副編輯的下手工作。因此，他父子二人同是在這間編輯室裏像這樣的鬥氣，現在已經不是第一次。法蘭克進報館辦事不到一個月，就宣布跟一女美術家叫梅格的自由結了婚，並且立刻從他父親龍堤場的寓所搬了出去，跟新夫人在皮頭邨找了一所小屋同居着，已在不久

以前養下一個孩子了。

當時法蘭克聽見老頭子叫他關門，就氣憤憤的將門砰的一下關上了，悻悻然的站在那裏，口裏啣着一支舊烟斗。這種神情，使他父親立刻回想起他小時候的倔強性格——他的奶媽每次要拿手巾替他擦耳朵，他老是掙扎抗拒，罵她是一頭腌臢的貓。

「這是我在這裏的最後一夜了！」法蘭克說。「有平奈那驢子在這裏，我是再也忍受不了的。我情願犧牲一個月的薪俸。」

「那是可以的，」陶愛華冷然的說。「可是我拿什麼話去對你母親說呢？她爲了你的事情，已經是焦心得要死了。」

法蘭克心覺不安地聳了聳肩膀。

「用不着焦心的，父親。梅格跟我都十分快樂。我做些自由職業，也總可以賺

到一點錢。我正在學做短篇小說。」

「那是倒竈行當，」陶愛華說。「所謂自由職業，我是懂得什麼意義的——永遠的失望，無窮的焦急。你不如在這裏耽下去罷，法蘭克。」

那孩子搖搖頭，說道：「我所要的是自由，是清白的生活！」

「這就叫我對於包羅甘大大爲難了，」老頭子說。「叫我對他怎麼說法呢？」

包羅甘就是每日新聞的老闆。那紅頭髮的孩子一聽見他的名字，立刻就惱怒起來。

「我也有幾句話要當面跟他說一說。天曉得，我要不說不是人！」

「什麼話呢？」他父親問道。「除了貪懶，你還有什麼牢騷可發的！」

法蘭克抽了一口急促的氣，彷彿胸口裏有什麼東西壓在那裏，要把它拿出

來似的。

「我要去告訴他，說我認爲他這報館是謊語的堆棧，是兩性材料的汚池，是假新聞的製造廠，是世界糾紛的發動機，是暴徒情緒的煽風箱，是毒瓦斯的醞釀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宣傳機關！」

陶愛華聽他兒子傾倒出了這一大串形容詞，禁不住吃吃地一陣苦笑。

「我倒不曉得你有這樣做新聞標題的天才。我在你所編的新聞裏從來沒有見到過。好罷，要是你已經下了決心的話——」

說着，他將身子彎到前面來，在書桌上，按平一張主要新聞的校樣。他當時的王是有些發抖的，可是法蘭克站得較遠，並沒有看出。

法蘭克對地板上一條土耳其地氈陰鬱地凝視了一回，這才重新抬起頭來，面上現出一種怪樣的微笑，彷彿他一肚子的怒氣已經全然消失。

「我剛才的話說得有些粗暴，覺得很抱歉，」他說。「不過，我總不如走開這裏的好。這裏的一般空氣，還有平奈那豬羶，使我的神經說不出來的緊張。改天你到我們那裏去玩罷？」

他父親沒有回答，裝做專心在他工作上的樣子，可是他那嘴唇上的一條硬線，是稍稍有點軟化了。法蘭克也就不再說什麼，踱出了編輯室，將門輕輕的帶上——不像平常那麼使勁的砰的一下了。

陶愛華等他兒子出去之後，在書桌旁一動不動地坐着，凝視在一把黃銅茶壺上，許久不轉眼。他的神氣像是疲倦，像是焦心，又像是害起病來的樣子。剛才他兒子在面前的時候，他是戴着向來在他幹部人員面前戴的那副硬面具的，現在騰他獨個人在編輯室裏，那副假面具似乎是落下去了。從前他沒有踏進報界，沒有企圖從當編輯這條路上去飛黃騰達，他原也同一般青年人一樣，熱心於文學，

要向藝術與人生裏去追求理想，因而性格裏面本來具有一種未經硬化的敏感性，現在他那假面具落下之後，這敏感性就又在他面孔上暫時流露出來。可是這樣的敏感性，他認為是自己的一個弱點，一逕努力要去克服它的。起初的時候，老闆吩咐他開除幹部裏的什麼人，或是吩咐他把那些人員管束得毫無生氣，他還覺得心裏老大不舒服。但是後來他慢慢把心腸鍊硬了，幹部裏面要是有人不能勝任工作，或是自作主張，他已會得迎合老闆的意旨，不恤整大批的叫他們滾蛋了。因此，他在報界裏面已弄得怨聲載道，大家都罵他是刻簿無情的走狗。他兒子法蘭克常常向老子諍諫，他又那裏肯容納？他認為要保全自己的飯碗，就只有始終站在老闆那一邊。他想自己許多年來，從本埠新聞編輯做到外國新聞編輯，從外國新聞編輯做到主幹編輯，這是多麼艱難的一個歷程！而況如今要在報界裏找一個飯碗，那是一樁拚性命的玩意兒呢！

是的，真是談何容易！他要是丟了每日新聞裏的位置，他就永遠做不到一個主幹編輯了。他跟包羅甘發生了關係，竟弄得聲名狼藉。那是他自己也知道的。那是他一經接受了包羅甘的條件之後就知道的。

當初包羅甘對他說：「我給你薪水，要你實行我的政策，依從我的領導，滿足我辦報紙的主張——你要能做到這幾個條件，我可包你一定覺得很值得。」

於是陶愛華就照老闊所出的代價，接受了他的條件，而為要履行這宗買賣的契約起見，他竟不得不委屈了他自己的一切主張，乃至他青年時期對於真實、誠信、和所謂道德向上心的一切觀念了。這倒真像老闊所說的，確實是很值得。因為他從此就成了一個最有力量的編輯，一個最最成功的新聞記者了。一時他在社會上和政治上都樹起了權威。他那龍堤場的寓所裏，每天都不斷有閩客往來，把他的夫人忙個不了。而他所拿的薪俸，是打破了倫敦編輯界的紀錄的。

當時陶愛華的視線從那黃銅茶壺上移到旁邊豎着的他女兒的一幀相片上。他女兒的面孔對他頑皮的笑著。平日他在編輯的時間，也常要把那相片看幾眼，一見了那張笑臉，他自己也就要滿面春風起來，可是今天晚上，他却深深歎了一口氣。原來同是那個相框子裏，還有一張相片，臉盤也跟一個女孩子一般。那是他兒子從前在坦克車隊裏當軍官時照的一張穿著軍服的照片，奕奕的神彩之中帶着一種堅決果敢的氣度，和剛才對他說話時的神氣一般無二。這使他又記起了他剛才譏刺報館的一番話，以及對他父親的工作和他自己的職務表示十分厭惡的一番話，這才他不覺發出那一聲近乎呻吟的深長歎息。隨後，他撇了撇書桌上的電鈴，吩咐應鈴而來的聽差去請夜班的編輯。

那夜班的編輯就是剛才法蘭克屢次將他臭罵的那個平奈。二十五年前，這平奈和陶愛華都住在白理絲墩，同時在兩家敵對的報館裏當外勤記者。他曾

有一時抱着野心，要寫小說，寫劇本，甚至於要寫羅賽蒂 * 體的神祕詩。可是後來他終於不寫神祕詩，而從白理絲墩跑到砍薪墩來做新聞記者。他是一個澈頭澈尾的嘲世派，外面戴着一副依順柔和的假面具，內裏却冷酷得同鋼鐵一般。

「事情怎麼樣了？」陶愛華問道。

平奈將一段殘餘的雪茄拋進爐柵裏，又從胸前口袋裏另外掏出一支來。他是一個結實而肥胖的人，濃眉環眼，腰部粗得和他的高度失了比例。

「現在還來得及只要你肯刪掉那篇社論，老朋友。我真不懂你為什麼還遲疑不決。」

「我看俞道爾對於我們的態度是不能同調的了，」陶愛華道。「那天爲了

* 倫敦市外的貧民窟。

* 羅賽蒂 (D. G. Rossetti, 1828-1882) 英國神祕派詩人。

那一段關於油的新聞，老闊大光其火呢。」

平奈冷笑了一聲，咬掉了一片烟葉。

「哼！倫道爾腦子裏是上過油的。你要不早些叫他滾蛋，怕事情要鬧到無可收拾。」

「其實呢，陶愛華說，「他也不過是太老實一點。但他那麼滿口真理真理的，真叫我們有些受不了。我當時替他刪了那一段，原有不得已的苦衷呀。」

平奈噴出一個很美麗的煙圈，身子往一張皮椅上一仰，面上笑嘻嘻的，抬起頭來看看天花板。

「可不是嗎？」他說。「我們決不能依順着他那股優勁，來害我們自己的。我們在這裏的任務，就是要掩飾那些醜惡的事實，要是那些事實是跟我們老闊的——乃至他的親友同黨們的——利益相衝突的話。我們老闊所以出薪水僱用

我們，原是要我們拿出本領來歪曲事實的。」

「你老兄對於此道是拿手好戲，平奈，」陶愛華用着一點譏諷的語氣說。

「那裏那裏！全靠你先生的領導。」

說着，他二人互相看了一眼，做了個會心的微笑。這才，平奈改變了話題：

「你的公子告訴我，說他要丟了我們這臭行當不幹了。」

「是的，」陶愛華答道。「他已怨天尤人了好些日子了。我看他是參戰參壞了的；這種生活他再也過不了了。不過今天晚上又有過什麼特別事情？」

平奈聳了聳他的闊肩膀，吃吃的笑了一聲。

「跟俞道剛的事件一樣的你那公子頭上長着那麼一堆紅頭髮，是個漂亮的青年理想主義者。他以為做新聞記者的人應該替人類滅除罪惡，又說新聞紙的責任應任領導國家到正義的路上去。我真詫異，像這一套天真爛漫的孩子想

頭，你平日爲什麼不教教他的？」

陶愛華現出懷惱的神色，將平奈睨了一眼。

「你當是我沒有跟他爭辯過嗎？你當是這種爭辯在摩登父親和摩登兒子之間是會有效果的嗎？我們之間有着一條填補不了的鴻溝呢！我總以爲這是大戰造成成功的。他跟你也鬧過嗎？」

「不止一次了！我開不得口，開口他就要暴躁起來。他總當我是個殘酷野蠻的粗坯子。今天我叫他刪掉施末資將軍的那篇演說——因爲那是跟我們的路線絕對衝突的——他就像一根火箭似的往天空裏亂蹣起來了。」

「施末資的演說？」

「是的，」平奈說。「他說歐洲的局勢像是盲人騎瞎馬，黑夜走懸崖，所有的領袖們都是瘋狂的了。你想，這不就是間接對於包羅甘一羣的批評嗎？」

「哦，法蘭克因你刪了這段演說就暴跳起來了，是不是？」陶愛華問

「哼，他竟反叛起我對於副編輯們的權力來了。假使他是旁人，不是你公子的話，老朋友——當時他大聲呼喝起來，說『施末資的話是上帝的真理！』以致於整個編輯部裏的人都停下了筆。又說：『我們如果再不覺悟，那就是文明的毀滅！』然後他告訴我，說我們要是把這篇演說印出來，他就要永遠離開這個編輯部，隨便我們大家去受天罰。這簡直是造反了嚟，老朋友！」

陶愛華表示同意，說法蘭克的這種行為當然是不對的。又說再要把這孩子留在編輯部裏，那是不可能的了。

「不過，從理論上講呢，他對於施末資這篇演說的意見倒也並不能算錯。」平奈豎起了他的眉毛，讓他的雪茄滾到他那血紅嘴唇的角裏。

「不錯嗎？」